

分類詳註百子金丹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新編分類詳註文武合編百子金丹卷二

大編 儲兩類

元儲必入太學

杞機子

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後行以政學

李熙台評 虞廷重教胄子正合此意

教貴異入

莊子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削瞞也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不善之人為天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也也為不法則害乎國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子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若就

為正法則害乎身心其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不成立形骸使人見其可觀而就之且為顛為滅為崩為壓心和而出雖冲夷以立心然亦適變而時出之且

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喻恃其才之美者也此喻恃才妄作適足以戒之慎之積伐而矣者以祀之幾矣汝不知夫

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

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喻處不善人不善觸夫愛馬者以為盛矢以壺盛溺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有碎胸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可不慎耶汪石臣評削瞞嘗欲殺母想其為人必悻悻自恃不可以天性化誨者也故伯玉之示顏闔惟欲其通機變志

以導之形就心和自有一段異入處非阿意承旨之謂也

憂世子不肖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

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也阿題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輟音吾園而食吾園之葵葵菜名是歲吾園園

人亡利之半引宋一事見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大綱至此處活之極姊與馬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

又引越一事見胎已之憂胎國人之憂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令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

與乎黃玉崙評此借言世子不肖在朝諸侯不憂而獨一監門女憂之甚深噫女子尚知慮患之深堂堂大夫子曾女子之不如下乎

韓嬰子

天下命係太子

朱子

昔賈誼作保博傳有云天下之命係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教諭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

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其著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皆有法度一至過失則史書之策

罕徹其膳而進善有旌誅諍有木堯設之令民進善施敢諫有鼓堯置以替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

猶不敢急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亮有弼有承上之必周公太公召公佚之流下之猶取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無非正人不見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也當誼之時固以病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漢孝昭詔求天下誦誼之所言而不忘乎先王之意降及後世而帝王所以教子之法賈誼治安策言太子蓋疎畧矣蓋其為教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

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威儀服用極和侈而不知裁察屬員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威規之益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

習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創垂之難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

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鄒陽街上書言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葉臺山評

建太子為天下根本在選擇正人以為保博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賈誼治安策論之詳矣紫陽述而廣之其為

天下慮深也此言後世不知教訓太子惟以宦官近習與居而可以記誦詞章為學是輕宗廟社稷之托而視四海蒸民之命若土苴

矣詎為子孫千百年長久之計乎

用人類

善舉人之資

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堯舜武王於九七五都不能一事焉然而垂

拱成功者善舉人之資也故與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聲氣前而克後足短故謂之聲趨則

頓走則顛常為聲聲驅驥好食甘取甘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爰有患害聲聲驅驥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

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希解索石浦評此段引辟見以所能托其不能故得垂拱成功之意

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楊子

武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姬公用於周四海皇皇莫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孔子用於魯齊人悼悼悼歸其侵疆孔子夾谷之會

齊汝陽也。魯不用真儒故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言不聽用孔子故也。如用真儒無敵于天下。安得前自害。

郭士俊評 此段言能知用儒而不知用真儒為難。

用之則宜從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知其聖而不能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順。聽其所為。損其所能。衡衡如也。

諸理盡評 須知用賢而不從。猶弟用也。此段議論精絕。誠哉法言也。

賢愚其實能士應謀。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知不逮。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鴛鴦同轡。

鴛鴦馬也。伯樂姓伯。為之咨嗟。同轡而御。則玉石相揉。和氏也。為之歎息。故賢愚其實則能士隱謀。其偽相錯。則正士結舌。禁口卷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蕭漢中評 此段言用人不可涸。雖文法最清。則可師。

儒益人國

荀子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生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

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不為悖亂。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貴。無置錫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

道誠存也。郭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為屋。樊屋而雨者也。侯晉陽評 論儒效彰彰。可按。秦昭王不能信任其言。此秦之所以終於秦也。

人主官人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有故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

聽天下。目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其甚

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為之者。役夫

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費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

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士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聽。統之政自陝以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

不平均。莫不治辯。侯晉陽評 人主不自用而任人。倘以自能為能。日有餘而治不足。徒自耗耳。此量石衡書。無當于治也。

楊子

孔叢子

荀子

荀子

蔽賢有隱義

子華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義者。隱義謂天機也。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也。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儼柏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楠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孱巖岨嶇之區。抉剔之持。披之剝削之。苟有不中于程度。則有虎狼蛟螭蛇蝎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摧。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義。天生寶玉材。木猶且愛惜。則其于賢才。可知蔽賢者。拂天此隱義所必加也。隱義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勸鑰也。如以壅印塗也。既以其類。其應如響。魏仲雪評。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隱微之中者。天得而誅之。妨賢病國之徒。其為術也巧。其為機也深。而冥冥之中。已降之罰。若符契之不爽焉。雖云天道遠也。故從來談蔽賢者。惟此為痛快。

治在得人

需子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賡。得李于霄。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天下。而天下治。此見禹之治天下。不在自治而在得人。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得伊尹。得理且。東門虛。南門端。西門庇。北門側。得七大夫以佐天下。而天下治。此見湯之治天下。不在自治而在得人。

陳眉公評

為治者在得人。古今論者多矣。存此以為博物家一證。

失士可憂

晏子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飽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衫時。左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問其所以悲失之故。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彈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李璣光評。泯子午既有文章條理。睹晏子恐懼不能言。其氣概何居。乃晏子以不得盡睹懷善為憂者。其翩翩濁世佳大夫也。

任人在課功

韓泯子

視銀錫而容青黃。敵冷不能以必劍。敵治善識劍者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滅獲不疑鈍。滅獲奴隸之屬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伯樂善識馬者授車就駕。而觀其未望。則滅獲不疑驚。驚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謀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

才鹿門評 任人而不課功則雖有賢宰相終沒於州部矣雖有猛將軍終止于卒伍矣信考功為任人之法也
治必須賢

品子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區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莫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國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令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王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侶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位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李九我評賢者不世出識者亦不世有是故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人君不知得士有賢與無賢同故亡國破主相隨而王伯之君不二觀無惑也故論治國在于用賢極是古今確論

靈公能用善言

品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熊席敝隅有竈是不寒令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楊此左右一說左右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楊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夫民未有見焉未見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張洞初評靈公無道之君也孔子謂其能用人而不畏觀此數言是能納諫知君道者使其夫婦父子之間得盡善焉雖曰有道之君也豈不可哉

人君當審五至

鷓鴣冠子

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國人則遺人者。以聖賢為本者也。聖賢者。以博達為本者也。博達一說之理殊多不與發于誠。傳記于版築膠鬲舉于魚

詳主百子金丹

秋

用人類

10

鄙人曰臣聞君設度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丘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徐大生評

夫禮者。政士之門也。禮九丘而士至。以禮也。非以九九也。然則人君之好禮不好禮。其關於士之至不至。豈不甚與。

東帛贈老馬

韓嬰子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于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方所用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令入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況賢人乎。**袁丁凡評**語云。野獸盡而獵狗烹。飛鳥盡而良弓藏。敵國破而謀臣亡。此千載之同傷心者也。觀此而人君之忘功臣者。可以為戒矣。

人君假賢以治

韓嬰子

藍有青而綠假之青於藍。荀子曰。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古假之使青。地有黃而綠假之黃于地。使黃。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之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即此目魚出東海。朝鮮國。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妻。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鵲。即此鳥為出南方。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鵲。音厥。出西方。赤斤。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蜚蜚距虛。蜚蜚集聚而聲。距虛性寬。說其性非能蜚蜚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萬乘之主。不假英雄。有不至。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入。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穿。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順理之君。所行以反其常。

郭在中評夫人用。人則治。獨任則亂。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英雄俊士。以其理。則羣若金。融彼萬乘之主。不假英雄。烏有不至病國哉。

聖王求賢自輔

韓嬰子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噴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也。其所托者弱也。以所托乃稷蜂不攻。而社鼠不驚。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以所托在稷與社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蜉蝣所制。蜉蝣失其輔也。

李九我評

夫遊江海者。托于舟。致遠道者。托於乘。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為國。況俗主乎。

樊姬諷令尹進賢

韓嬰子

楚莊王聽朝罷。樊姬下堂迎之曰。何寵之要也。得無餓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餓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于王。尚湯沐執巾櫛。音則皆太子國為賢于子歸乎。劉曰。寡君使婢振席。戰國策曰為君于侍執巾櫛以固于也。振席者三年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于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我願。敵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嫉。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教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陳二何評 易首咸恆。詩首關雎。春秋譏不親迎。重賢婦也。賢婦在朝。能令賢人在位。惡婦在朝。能令賢臣在野。西子入而子胥沈。樊姬寵而孫叔相。君欲進賢。賢婦豈可少哉。

明主輻輳進賢

韓嬰子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惟帳之內。惟圓也。上惟下帳。漢武梅茵之上。視不出閭弄。足不越畦步然而知天下者。周知乎四以其賢左右也。得賢人以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賢臣趨輶然。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

侯晉陽評

以舜之大智。猶必開四門以明四目。達四聰。況庸君世主。而可自用其視聽乎。輻輳進賢。信明天子之急務矣。

人主當知所治疾

韓嬰子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痺。音委。決體疲。逆脹。胸逆而滿。支。五臟滿而膈盲。胃膈而煩喘。氣煩痺風。手足痺外。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痿也無使小氏饑寒。則痺不作。無痺也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脹也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滿也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支也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無膈也無使百姓歌吟詈謗。則風不作。無風也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良醫。則國非其國也。

李光垣評

太上醫國。其次醫人。人主不用賢醫。而令十二發之疾。竟無覺目。雖欲托食于國。不可得也。

使能為己用

韓嬰子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獻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後

數民樹治也決江流河者禹也治也韓論執中皋陶也早陶然而聖后者舜也歸功于君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于存亡矣湯若士評夫賢人君子王者之所以易海內也惟有道以御之乃能盡其用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此段足為撫世至言

棄短錄長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慮長才日月揆蟲鳥之食寸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含泥滓之濁峻山不害峻山之流倉侈不足以廢夷吾管仲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田宅以自污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卓文君私奔受金不可以斥陳平陳平為相有誣其

申瑤泉評

棄短錄長者用賢之道計過遺才者衰世之風觀此數人可盡其凡矣

量才揆能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于器外揆能而授者不負責于力盡故滅燬熒燭之滅不煩滄海用滄海之水扛鼎者舉移千鈞運薪宜鹽不宜枉驥驥之足驥驥馳驅不以之載薪負鹽車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旅矣高節獨行之士豈宜以瑣煩之事任之

侯晉陽評

度德論官固能授任獨行之士安可以瑣屑之任加焉故吏事不責于公卿國事不謀于宦要從古皆然

招賢用才

抱朴子曰舍輕賤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鴻鸞六翮以凌虛淵者雲霧之附也龍附雲故昭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思智士而不用何異欲致遠途而棄驥驥哉安能致遠

郭士俊評 明主既得賢臣以弘功業賢士亦藉明主以顯其德獨怪晚近棄賢士而不用求國治定其可得乎

任能敬賢

或曰尾大于身者不可掉臣賢于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錄乎惠康目于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並說苑于賤為單父宰父事者二人兄

人之街鳴聚而齊桓殺兄而立為獸其行被髮糞酒婦閨三百委政仲父即管遂為霸宗夷吾既禍亂亟起見春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耗政外無削侵見家人之亡沒殄瘁響集故疾步累趨未若託康乎逸足也良馬尋飛逐走未若假使乎鷹犬夫勳勞難毀而可

抱朴子

抱朴子

抱朴子

抱朴子

以摧堅遠。遠大馬難乘。而可以致重清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主當與其君收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

王奎徵評

藉賢則益獨任則禍此恒理也故以魯哀之庸王齊景之下才猶然盡節竭誠如此何可以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

賢士闕國興亡

抱朴子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由余在戎。而戎與秦與。謂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在戎。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環。齊人以計去樂毅。令購劫代之。種蠡入而越

伯句踐用大夫種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兄冠之鏡沉并挫之于朝廷者乎干木之隱

用人失當

抱朴子

抱朴子曰：損茶如蒿者，必無識甘之心；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安時作蕭韶九成之樂師，曰北鄙之音，其音殺以淫。吾知其不能格。

宋九青評明君貴甄別賢否若舍英哲而用庸流其何能成功戒之戒之

役長舎短

抱朴子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詩河彼溟水以成不測之深元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屋臺齋賴羣僚之積堂工積棟梁輶曲輶直無可

缺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高陽氏有才于八人名曰八元高辛氏有才于八人名曰八凱時登庸之而成格天之化折衝之才用則遼虞之盛殷舜禹所以有天下

不弊有足之土至死不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于縫緝劍戟能斷而不可為縫緝之用縫緝補綻也雖錯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項仲昭評 語云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人主能隨才器使此所以趨舍省而功施善也役長避短之言真用才之通論也

試用課實

抱朴子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誨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先意而許其人之賢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不若鑒其行事而試其可用逆而距之者預先逆料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不若因言則後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驚策輒望于大略望大事之駕戎虬龍馬也揚鑣而電騁以良馬揚鑣而馳則功胡大而不可建胡遠而不可到

何宗元評 是非變為毀譽則失真矣能試用能課實則功自可大道自可遠信然信然

官人居官

抱朴子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苟非其才而妄授以官非所堪而虛任事本不堪而猶冰碗之盛沸湯冰碗盛湯有不化葭草之色烈火不發綴金鉤於腐索腐索係以萬加倍載于扁舟扁舟舟之小非有不止葭草之色烈火不發綴金鉤於腐索腐索係以萬加倍載于扁舟扁舟舟之小

黃華仙評 察能而受官成功之君量才而任職立名之士故君不可以妄授于人臣不可以虛任于已

治由任人

抱朴子

抱朴子曰騁遠策詆者雖遠景而不勞有眼瞶之用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言舟楫之用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高陽氏有八元高辛氏有八凱皆能成則天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伊尹望革命之功

史聯岳評 治天下者獨任則勞任人則逸故則天之功就於八元八凱革命之勲成于伊尹呂望是後世人君之法

求士不拘細行

劉子

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脩客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露也眾環因剪樹而棄之觀縞錦一寸點縞有寸點巧乃全足而燭之齊桓深知宵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說之曰宵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實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人知小惡忘其大義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即設炭燎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有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是觀之

聖哲之量相去遠矣聖人與哲人量之廣狹相遠如此

焦漪園評 以小掩大非求士之法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也仲尼真萬世取士之規

量才授任

劉子

萬頃之鼎鼎可容萬石不可滿以盂水一盤盂之水一鈞之鐘鐘僅可容一鈞淺也不可容于泉流十圍之木也大木不可蓋以茅茨枹棘之柱也小柱不可

負于廣廈大廈楊子云天厦之類非一木所能支故鸛鳴一軒橫厲背負倉天足踰浮雲宋玉對楚王問曰鳳凰上激九有六翮之資也腰騾良馬

一驚也馳騰先萬里絕塵輕微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天羊之跡而觀追日之狀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小

也不能化蒼蠅豆間大青虫也而能化螟蛉詩螟蛉有子蠋負之螟蛉桑上小青虫也奔蜂取之越難不能伏卵魯難能伏之二事出莊子

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才固有小也蒼蠅與螟蛉具虫也魯難與越難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蒼蠅大越難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

成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能謀

大德狹不可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宰子產曰少未可知

孟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故無負山之累以故折足之憂也公餘言有不勝

任錢龍灘評才有大小德有廣狹小不可以謀大狹不可以處廣亦顧其任何如耳是以為國者貴量才而授任廣德而命官斯無

弗勝之患慎事之虞矣

劉子

為治貴舉賢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語曰積土成山凌雲之樹非一木所構臺榭之構非一木之支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毛趙良對商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宇宙為宅非

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既召賢聘隱人臣則進士舉知廣昇二八雲雲二十八將流哇哇之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

于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佞于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直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瘞也影

荆山夜光之珠潛渾蠶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腰而行二句出揚聲于章華之臺楚靈王所築者炫耀于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

腰而不肯至此盡才於幽岫山名腐智於紫華士達華蓋人不求自薦未有為之舉也以薦舉無其人也

屠赤水評 國未有不需于賢者賢未嘗無益于國者愚觀自古得賢之效則知為國入寶不如能舉賢

文武不偏廢

劉子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乘短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員者下輪者所以輾地地入水則溺也沈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也度何者方員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水結必處溫室夏不御璫非憎惡之矣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孽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不以秋落洒葉而剔笋席也單白羽相望羽羽書也言有急則揮羽馳報家語子路農山之刃既接則文不及武于戈既執禮樂事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帽也帖服然而武四部多壘而擯武相實也士各用有時未可偏無也燬者身仰燬者以生緣徐失而燬鴻于九天之上則身仰釣者自俯垂釣于九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寸而尺耕者漸退種而生而進退異勢熟而收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服而行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楚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爾而不休息至郢自楚王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績也平焉王弼州評文武雖殊適用則均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唯武各執其長以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墨非適才之情也

士假吹鑿

劉子

夫火以吹焚生焰光明鏡以鑿拂成鑑照物之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鑿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為火之光鑿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揚揚其以發光華發射猶比火鏡假吹鑿也令雖智如檀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于地聲聞于天不可得也袁中郎評聲得岳牧而名乃升聞伯夷叔齊得孔孟而聲施後世附驥益顯古今之士同然也觀此火鏡吹鑿之喻令人扼腕三嘆

選舉惟賢

郁離子

郁離子曰僕聞魯哀公之為田也不以羊負斃負斃者以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引喻切當勝服勝服以馬用豕則勝凡車知其不可以其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古人學優則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言者以身言不問其系族世家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不在儀服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貴世祥昵近之都那堅為之即公慶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潘義繩評

郁離子以三代取士廣求而不問惟其賢而已矣今不公天下之賢而取諸士貴何其取士之失哉

用賢去佞

屈子

羅豫章曰人主知賢而不能則善無所勸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去則惡無所懲未若不知之為愈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能此言善而不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去此惡惡而不何其誤耶雖然武帝知賢不用猶愈于元帝知庸望之之賢而反能用之証

罪焉太宗知佞不去猶愈于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也

顧隣初評

知賢反罪知奸反用此人君之大戒也揭此于簡端以示警其益于人國也大矣

賢奸類

畸人侔天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人生于道如魚生于水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結

造字當作生字解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

相忘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畸人具于人而侔于天故天之所

之小人乃天之所謂小人也

莊子一生把堯舜以下聖賢一切供已亂道自欲據其上而作第一等人故罵盡世間偽人而見文章之奇

馬君常評

不作字宙間奇人必不能作字宙間奇文不能眼空天下間俗士必不能識天下間真人如

賦勤修以望君

帝高陽之苗裔兮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

朕皇考曰伯庸

父元稱考攝提貞於孟陬今

太歲在寅方攝提格孟始也貞上也正月為取惟庚

實吾以降

庚寅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言已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言正平可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

合天地之正中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

離與辟芷兮

離與辟芷皆香草名也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佩飾也言已修

中波汨常若不及又恐

年歲忽過而老耄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名夕攬中洲之宿莽

攬米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

日月忽無不掩兮

春與秋其代序惟

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美人謂懷王也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修明政教意遠謏佞無令害賢也

賦善惡與亡之異

昔三后

謂高湯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眾芳喻羣賢也離申椒與菌桂兮

椒香木也其芳小豈離紉夫蕙蔭

蕙蔭皆香草也喻賢者彼堯舜之耿介兮

撫導道而得路

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

何桀紂之昌被兮

夫難捷徑以寤步

衛仲雪評

堯舜以道道得桀紂以捷徑寤步其美矣人君不可好徑也

賦不避諱以愛君

屈子

惟賞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已念彼譏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言懷王不察我忠信之前王之踵武言已思欲奔走先後以補其君者其先王之德嗟不揆余之中情言香草以喻君也也余固知寒暑之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張洞初評 明知讒言而不避終以愛君為心此屈于惓惓之忠所以為不可及也

賦善類之不揚

屈子

曰黃昏以為朗兮差中道而改路九運陽曲折心初歸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后用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別離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言已難見放流猶獲聚香佩畦其呼號名留夷也雖杜衡與芳芷芳芷香草名也植留夷杜衡實枝葉之峻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則實枝葉之峻茂兮願竣時乎吾將則言已種植聚芳幸其枝葉茂長收藏而翳其功以言君亦宜當養雖姜姬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郭士俊評 一正人進則眾正人皆進一正人退則眾正人皆退甚矣正人進退所關者大也

賦民心之愛賢

屈子

眾皆競進而貪婪兮鴻不厭乎求索言人所以駭驚惶遠者追逐權余心之所息言累人所以駭驚惶遠者追逐權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日考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已落華香正陰之精藥動以香靜自潤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順頤亦何傷願頤不望本根以結蔕兮貴爵為之落藥言已落華香正陰之精藥動以香靜自潤澤也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華實也言已施行掌掌木則豎據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胡繩香草也纒纒索如兒言已行雖據根本持根本又實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胡繩香草也纒纒索如兒言已行雖據根本好以善自約束寒喜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素潔者乃事發前世遠雖不周也於今之人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也諒其君不聽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令羣朝諝而夕替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安然為眾人所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茝佩眾香行以忠正之也然猶復重引方虛以自一結束執意強為也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靈修之浩蕩兮靈修言懷王也終不察夫民心

項仲昭評 小人競於進君子安於退則民生必不幸矣民生多艱民心之望君子為何如者而君不之察甚矣其可哀也

賦不改初心以隨俗

屈子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詆譖謂余以善淫。言眾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眾臣嫉妬忠正之臣，已淫邪而不可淫邪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皆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于世，以悅爵邑。余佗僚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遭此也。言我中心憤懣，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求容媚以為常法，身以傾危而被刑戮也。邪淫之態，勢為之不羣，今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

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實溢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言忠臣之能，勢為之不羣，今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

異道而相安。言忠臣之能，勢為之不羣，今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

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察察長立，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馬止息。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志也。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志也。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志也。

望將欲還則徐步，我之志也。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志也。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志也。

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也。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雖兼，今在長於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難

賦中情不見察

女須之嬋媛兮，申其苦余。申申重也。言女須見已施行，不與眾合，日鮀婢直以亡身兮。曰女須，詞也。鮀，虎臣也。帝繫也。終然歎乎羽之野。女須比屈原放逐，不承汝何博塞而好修兮，給獨有此姱節。女須數諫屈原，何為獨博塞往古好修姱，以盛室兮。喻謫佞盈滿于側者也。判獨離而不服。女須言眾人皆佩芳華，已為謫佞之行，滿于朝廷，而不與眾同，故斥棄也。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並世舉而好用兮，夫何特獨而不余聽。世俗之人，皆行佞相與，明堂忠直之士。

李瑤光評

觀女須之意，蓋欲原為實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王逸謂女須罵原，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誤矣。又曰：此原假女須之言，以明已心之不自白，非真女須有此言也。古人為文，多以設言為詞，此類是也。

忠心至死不變

南陶孟夏兮，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號陽用事，傷懷永哀兮，汨祖南土。言已見草木成長，以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澤深視之，其類莫不莽莽。言已悲思心中，憤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

屈子

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

屈子

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

屈子

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

屈子

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

屈子

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

屈子

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曲而痛身。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仰。刻方以為圓兮，常德未